

A man and a woman are the central figures of the cover. The man, on the left, has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light blue turtleneck under a dark jacket.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woman and has his hand on her head. The woman, on the right, has dark hair with bangs and is wearing a red and white plaid shirt over a white top. She is smiling and looking up at the man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-focus outdoor scene with trees and a fence. The entire cover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border of white roses on a green background. A large purple diagonal band run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top right, contain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.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, there is a large,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butterfly with orange and black wings.

戏点鸳鸯

席娟

(台湾)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I247.5

3963



冊 / PTPB

席絹

什
世
文
庫

席絹 著

珍藏你心中
最溫柔的深情

鴛鴦點戲

萬事如意

1-1111019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7 8 9 10 11 12 13
黑 女 梅 方 黑 方 黑 方
红 方 黑 红 红 红 方 黑

戏点鸳鸯

作 者：(台湾)席 绢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滨海县第三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725 插页 2

字数：110,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数：40,301—60,300 册 1995 年 9 月第 4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760-6/I·725

定 价：70.20 元 (全套共九本，每本 7.80 元)

(购买时请认准封面右下角之防伪标记)



A

夜阑人静，沉沉的夜色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罩在梁府的上空。此时此刻，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一灯如豆，梁府的隐密书房中，坐着一老、一

上有着些许激动，更有着死
生命力，但他

戏点



“这些年来，苦了你了。”

身为景昌县的县令，他——梁文生县爷，一个小小的官，并不能贡献多大的作为；但他却得到全县县民的爱戴。因为当今朝中，不贪污的官吏比凤毛麟角更为稀奇，而他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个。实在可笑呵！做官应有的操守，竟成为人人眼中的好官范例。由此可知，大宋的朝政日渐败坏，绝非只因外患而已。

而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年头，景昌县的人民还能过着平静而富足的日子，全是因为他——梁玉石所致。

谁都知道景昌县的梁捕
生子，而且……

“爹，别说这种话！孩儿过得很好，没受到任何委屈。”

梁文生愁惨的苦笑两声。

“很好？是吗？将一个俏生生的姑娘，硬是训练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男子，四处缉捕盗匪，这种出生入死的生活能称之为‘好’吗？”

“爹，不谈这个了！”梁玉石唇角抽动了一下，明显的抗拒这个话题；对她来说，是男儿身或女儿身，早已无关紧要了！此刻，一片无波的心潮可以证明。

现在她最关心的不是这件事，她低声问：“明天……要怎么办？”浓浓的愁绪布满眉宇之间。

他们要去哪里生出一个聚宝盆？

由于梁文生从来不肯巴结逢迎，也不肯拿人民的血汗成果去奉献给那些大官挥霍；且去年粮仓也早因邻县大旱，而送过去救急了，哪有余力交出五千石的粮草，供那些大官享乐？所以今年梁文生没有“上贡”太守朱炳金；他实在不忍学别县的县令那样，刮取农民要过冬的粮草来填太守这个无底洞！因此，他得罪了太守。太守朱炳金怀恨在心，一状告到左丞相邱云升那边，硬说今年景昌县在大旱灾之中，还得以丰收，原因在于梁文生得到了个聚宝盆。

戏点鸳鸯



聚宝盆这东西是何等令人垂涎！左丞相不论虚实，命令梁文生三日之内要交出这个聚宝盆，否则将他判以欺君之罪。

这么大一个帽子扣下来，梁文生肯定难逃一死。两天来，梁文生遣走所有的家仆，散尽一切家产；反正他一条老命死不足惜，他只能尽量的不连累到别人。现在，他最担心的就是膝前这个小女儿了。是的，她是个女儿身！并且是个俊美娇俏的女娃儿。一旦她着起女装，会是怎般的倾国倾城？肯定是不比她那死去的娘逊色的！这些年，真的苦了她了。

“爹……”梁玉石再唤了一声。

“玉石，石家并没有灭绝！”梁文生突然吐出这个几个字。

“什么？！”她大吃一惊；二十年前惨遭洗劫灭门的石家，居然没有如外传的全部罹难吗？这怎么可能？

二十年来，父亲让她穿上男装，让她丢了裹脚布与花衣服，与男孩儿一起习艺、念书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要她长大后追查当年洗劫石家的四个凶手！那是她的责任，是打出生便跟着她的血海深仇！然而……石家居然还有人活着？是谁？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外面的更夫已敲过了三更，梁玉石的心中益加着急了起来；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就这样含冤送死！她那一生清廉爱民的父亲不该得到这种下场的！

梁文生摇摇头。“逃走？然后使县民遭殃？一个父母官该作这种自私的打算吗？玉石，为父从未如此教过你对吧？为父虽然无能保护县民，但这点担当还是有的！不要叫我做出不仁不义的事。况且，能死得其所又有何惧呢？”他从怀中出一块白色宝玉，手掌般大小的无瑕玉面上，刻着九条飞龙，巧夺天工、精致得教人移不开光。梁玉石见过它一次，它叫“凌云龙珮”，是君傲生前爱不释手的古玩；后来，当他在得知，把兄弟的妻子有孕时，立刻慨然相赠，并说道：“若生男，是石家歃血为盟好兄弟；若生女，就要成为石家大媳妇。”虽然后来两家四处迁徙而失去联络，但梁文生始终牢记着拜把大哥的话，只当女儿已经是石家的了；所以才会在恶耗传来时，叫女儿从此着上男装。

梁文生将玉珮交到女儿手上，说：“去吧！去找石无忌。如果他是我石大哥的儿子，他就会认得这块‘凌云龙珮’，而如果他真是我未来的女婿，那么，女儿，让他来为我伸冤吧！为父只愿

你能得到好的归宿，死而无憾！”

傲龙堡的秋天是最忙碌的季节。

各地营收帐目都已送来，他们得赶在年关之前合计营利收成与红利发放，让众兄弟们过个好年。傲龙堡内的各大首脑们岂是一个“忙”字可以形容得了的？四大楼内的伙计们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，相形之下，八院就冷清太多了。

如今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的苏幻儿，虽为人母了，但可别期望她会有什么长进；人家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真是一点也不错！

一场午后的雷阵雨让苏幻儿眉开眼笑到现在。当早上的阳光夹带几许阴霾的时候，她心中就已有了计量。于是，中午硬是拖石无忌回兰院用餐，现在果不出所料——大雨滂沱而下；下雨天就是休息天了嘛！苏幻儿让佣人到前院传话：任何天大，地大的事情，一律等雨停了再说，下雨天，石无忌概不外借！

傲龙堡的当家依然是石无忌，可是，若说石无忌的命令可以称之为圣旨，那么，苏幻儿的话就是无可违拗的懿旨了！权衡之下，苏大姑娘——石大夫人的命令，还是乖乖顺从比较好，往后才能好吃好睡的过太平日子。因此，苏幻儿巴

巴占住丈夫一个晌午的时光，也无人敢仗义执言、多置一词。

此时，面西的窗户大开，窗内的锦织躺椅上躺着一位美丽无双的大美人，像一只慵懒的波斯猫般的伸展四肢。她披散着一头绸缎般的乌黑的长发，将头轻靠在丈夫腿上，凝注着秋雨中的百花沾露。眼神是满足而喜悦的，樱唇上那一抹微笑是石无忌永生的眷恋。

“雨停了。”石无忌一手轻抚幻儿的丝发，一边低喃着。雨已歇，却也已近黄昏；雨后的黄昏橘红中夹着少见的蓝紫色调，将天空妆点出一份少见的缤纷娇媚，映出满庭、满院的绚丽。

幻儿探手在窗檐上接了几滴雨水，弄得玉手半湿。她俏皮地说道：“有水在滴，就代表雨还没有停；谁说雨停了？”

“强词夺理。”他在她的粉颊轻啄一下，心想今天下午是办不成公事了！幻儿一旦存心粘着他不放，他就无法全心去办公。这个小东西总是教他无计可施。

幻儿起身坐到他的腿上，搂住他脖子，黛眉深锁，叹气不已：

“无忌，我好无聊哦！什么时候咱们南下去玩？什么时候教我骑马？还有三个月才过年，过

戏点鸳鸯

年之前我势必还要寂寞好久，日子都不知要如何打发才好！”

他曾经提过要带幻儿南下去玩的，但这两年来，石无忌生意愈做愈大，相对也愈来愈忙，连先前允诺要教她骑马的事，也只有先搁置了焉。对于这一点，石无忌是有内疚的；但是，要说日子过得很无聊，就太夸张了！

他笑道：“不知道前些天是谁在对我抱怨：睿儿太活泼、让人累得半死？”

石无忌深深相信，他们那宝贝儿子石定睿的鬼灵精性子，完全是遗传自他的妻子。正所谓：自作孽不可活！这句话可以应用在这里吧？谁生的儿子就像谁的性子，果真一点儿也没错！

说起她那个儿子，苏幻儿皱皱眉说道：

“哎呀，那不算啦！何况，当他有得玩、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，他哪还会想到我这个生他的娘啊！像今天他就跟他冷叔去城里玩了，也不可能天天腻着我。我说的无聊是针对你！让我变成怨妇，你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。”

石无忌侧首想了一下。

“你有什么玩乐的兴致吗？不然叫无瑕陪你四处去走走。你知道，在过年之前我无法分太多的时间给你的。”对于这一点，他是相当抱歉的。

“不要、不要！”她抗议般的直摇头，半跪在他大腿上与他平视着。“我只想让自己忙一点。”她相信自己已经暗示很多了，多得都不像是在“暗示”了。

他一头雾水地问道：“怎么忙法？如果你要，傲龙堡上上下下够你忙的了。”

苏幻儿翻了翻白眼。“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！”她决定直说了：“我是说，我想生个女儿来玩玩。”

两年来，她未再受孕的原因是，第一次生产时难产，致使石无忌决定不再让妻子受苦。那一次的痛苦会让幻儿决死不再承受第二次；可是，当小娃娃的可爱面孔浮上心头时，再多的苦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！说真的，她也早已忘了那种痛苦，准备再生一个。既然她是个美人，无忌是俊男，拥有这么优良的基因，哪有不努力增产报国的道理？

石无忌毫不考虑的拒绝了——

“不行！我们说好了不再生的。”

“你想吵架是不是，你没空陪我，我也没怪你，可是你居然拒绝我这个可以排遣无聊的提议，太过份了哦。”她一边瞪他，心里一边打着主意；她不相信石无忌阻止得了她受孕，除非他准

戏点鸳鸯

备不碰她。

“幻儿……”有时候他这个人人敬畏的石大当家，对妻子是根本没法子的，他简直没有反驳的余地了！就像无忌说的——太宠妻子无异是替自己找麻烦！

“就这说定了。”她独断的下了结论，接着搂住他深深的一吻，不让他有机会开口反对。

孩子！可爱的小娃娃！当这个念头在心中浮现时，就像种子着床了一般，逐渐在心中生根；她期待第二个孩子在身体中孕育。

生个孩子来玩？这种话也只有苏幻儿说得出口！石无忌打算找冷刚来好好研究一番，最好是能找一些好玩的事来转移幻儿的注意力；她真的是太闲了！

日子依然无聊的过着，苏幻儿这个“闲妻凉母”闷得都快发霉了！

她决定到松院去抓儿子回来玩一玩。这个定睿！一天到晚不是缠着冷叔，就是跟着他爹与其他叔叔们，反而不大粘她这个做母亲的——小小年纪就会说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：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哼！那小子也不想想她若是那女子，他不就是“小人”了？儿子会找她只有两个原因——

不是饿了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没空！在儿子的眼中，她不是母亲，而是专和他抢父亲的女人——其实，也的确是如此啦！

在经过柳院时，她不经意听到许多嘈杂的人声；敢情是今天无介忙里偷闲，找来几个朋友小酌一番了？多聪明！为工作卖命是傻蛋行为，工作与休息兼顾才正常。她那老公就是看不破这一点，才会忙得没空陪她；但，话又说回来，她也很气这个死无介——不去浩然楼帮忙做事，却躲在这边凉快，让她那个宝贝老公忙得半死！她倒要听听他们在聊什么国家大事，重要到要浪费时间耗在这里。

“无介兄，您真该去万花楼瞧瞧！那个年初刚由江南来的大美人秦秋雨，实在美得没话说！她一来，就使得万花楼天天爆满、门庭若市，连当年的马仙梅也没得比。而多少王公贵族天天捧着大把银两上门，就只为一睹她的芳容！”

幻儿认得这个声音，是去年乡试及格的秀才，家中有几个钱，肚子中也还有几滴墨水，为人尚可，只是喜爱附庸风雅、流连烟花场所冒充风流才子！好像是叫封书官吧？

男人聚一堆聊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女人；现在，她倒是好奇无介会怎么回答。

戏点鸳鸯



无介回道：“烟花女子本已十分可怜了，那些争着去看她的男人是何居心也就不用说了，我又何必去凑一脚？再说，要看美人我家就有两个了；谁敢说当今天下还有哪个女子的姿色，可以赛得过我嫂子或妹妹的？”

这个无介，倒是挺护她的！苏幻儿决定放他一马，原谅他的偷懒。而由无介的言谈举止间，幻儿发现无介也已长成了一个成熟的伟岸男子了；平时虽然不大感觉得出来，但听见他刚才那一番话，才发觉他真的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。

封书官又道：

“秦秋雨的美丽也是一等一的绝艳，当然不敢与你大嫂或妹妹相提并论；到底她们是大家闺秀，出身贫苦的秦秋雨如何和她们比？不要动不动就抬出你们家那二尊天仙来压我们好吗？她真的是值得一看的大美人；通音韵、能歌善舞、温柔甜美，最重要的，她还是个清倌。万花楼鸨母说，这个月二十一是秦秋雨十八岁生日，要让她破身。那些王公贵族已叫价到一百万两了！为了当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他们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；唉！只可惜我无此财力。无介兄，你何不去拔个头筹？”

只有无聊又钱太多的男人才会去想这种事！

